

台湾皮影戏潮调剧目的来源

郑守治

(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 广东潮州 515600)

摘要: 台湾皮影戏潮调剧目的两个重要来源是潮州歌册和正字戏。潮调剧本与潮州歌册、正字戏在文本形态上高度一致或相近。

关键词: 台湾皮影戏; 潮调; 剧目; 潮州歌册; 正字戏

中图分类号: J827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4-4896 (2010) 01-0098-04

台湾皮影戏流行于台湾南部, 唱“潮调”, 属“潮州影系”, 清朝年间由广东潮州传入台湾。迄今为止在学者的论著中, 关于台湾皮影戏潮调剧目与发源地粤东剧种的渊源关系, 还未见深入的研究。近年来笔者在调查中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和论著, 足可就皮影戏潮调剧目和粤东潮州歌册、正字戏等的渊源关系进行初步的考释。

一 潮调剧目与潮州歌册的关系

以往学者已注意到皮影潮调剧目和潮州歌册的渊源关系。陈忆莲指出, 潮调剧目与潮州歌册曲目《苏英娘娘走国》、《金针记》等故事内容相同, “想必彼此之间应存在着某种渊源与影响”^①。这种推测很有见地。如通过比较潮调剧本《高良德》(又名《金簪记》, 以下简称“剧本”)^②与潮州歌册《金针记》(又名《李九我相爷全歌》, 以下简称“歌册”)^③的文本,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者在故事情节、曲文、道白上对后者情节、唱词上的传承。

潮调《高良德》为台湾皮影、潮调布袋戏共有剧目。从张雅惠校勘结果来看, 现存潮调布袋戏詹柳械传本《高良德》和李文举传本、皮影张德成传本总体差异不大。三个传本中, 詹本、李本末尾数出删略, 而张本的则比较完

整。该剧主要叙相爷李九我外出堪舆, 路遇高良德妻何氏, 得馈赠饭食充饥, 九我因此收何氏为义女。后董福打死郑田, 郑妻诬良德所为, 良德被囚监中。何氏探监得知冤情, 跋涉往泉州求救于九我, 途中又得落草为寇的董福相助。九我得知情由, 命人将良德释放, 并请旨将董福招安。此故事情节的和歌册《金针记》无大差异。不过, 歌册中何氏投店被盗、何氏思夫叹五更等小部分情节为剧本所未见。而剧本的“差官打争”一段在歌册中未见。另外, 剧本和歌册文本有很多相近之处。如李九我跟何氏结为父女后, 何氏祝福李九我:

收起金针喜扬眉, 当时共爹说东西。愿我爹爹添百岁, 蟠桃付会福来添。

同一情节段落中, 歌册中何氏是这样说的:

旦(唱): 谢爹爹恩德如天, 感爹不弃, 爱惜子儿。愿爹寿元到百岁, 蟠桃付会清心怀。

两处意思基本相同。剧本将歌册的“说东西”具体化, 后两句更与歌册酷似, “付”是“赴”的别字。而许福能演出录像中, 这段曲文末二句作: “愿我爹爹寿百岁, 蟠桃赴会福来添。”与歌册只在“寿”、“赴”二字有异。剧本与歌册在同一场景出现相似曲文的例子还有:

剧本: 旦(唱): 临别即要起程时, 送我金

收稿日期: 2009-11-12

作者简介: 郑守治(1980-), 男, 广东陆丰人, 助理研究员, 研究方向: 潮学。

① 陈忆莲: 《复兴阁皮影戏剧本研究》, 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, 1992年, 第34-43页。

② 张雅慧: 《潮调布袋戏〈金簪记〉音乐研究?金簪记剧本校勘》,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, 2000年, 第29-80页。

钗有一枝。说伊回到家中去，共伊家后咁知机。又要命人来接我。说咱夫妻贫不久，不日自有福来添。

歌册：临别返有说因依，送吾金针有一枝。说伊回家共妻咁，来接你吾到伊□……此人李相真无假，你我不日出头天。

以上剧本的七句曲文，都采用七字齐言体，许多语句与歌册雷同或相近。这是《高良德》剧本对歌册体裁上的直接引入。剧本言及的事件及其顺序也与歌册一样且一一对应。可见剧本在创作中以歌册为参照，紧密地遵循着歌册的叙事思路进行，也在自觉和不自觉中照搬了歌册的语句。这样的例子还有：

剧本：旦（唱）：董福便是伊名字，郑田就是伊打死。为此人命上山地，劫富济贫存忠义。说叫救夫出狱地，禀上爹爹得知机。欲求爹爹上一本，儿夫带上去收伊。我夫受尽千般苦，朝朝仰望泪如丝。

歌册：吾正苦情说伊听，伊就叫吾免惊骇。说咁郑田伊打死，因此走上山寨中。谁知此人极义心，却是劫富救济贫。后叫大轿吾过岭，赠金五十吾起身。又再共吾咁知机，叫吾代伊说因依。求爹保上招安本，情愿归顺扶帝机基。仝头一旦咁知机，求爹千万救夫身。结草含环当报答，万世不敢忘爹恩。

此处虽然彼此相同的语句比较少，但何氏所表达的意思仍大体相同，只是剧本的文字相对较简洁。这种脱离于曲牌之外的大段七字齐言上下句体曲文，潮剧、白字戏中叫“子母句”。它们都在剧本经常出现，一般应用于倾诉、回忆场合。它和说唱体的歌册唱词一样，节奏鲜明，叙事性强。剧本中虽使用[驻云飞]、[下山虎]、[山坡羊]、[红纳袄]、[香柳娘]、[哭相思]、[昆山]等曲牌，但其主体曲文是上下句七字齐言体，绝少出现长短句，更谈不上有曲牌规范性。所以，整个剧本曲文组织形式和歌册趋近，具有突出的说唱风格。

潮调《高良德》演出时用台湾闽南话唱念，

但因底本源自潮州歌册，自然也出现了许多潮州方言特征词汇，如：“咁知”（说明白）、“拢有”（都有）、“七个”（什么）、“细二”（细腻）、“若久”（多久）、“障年”（怎么了）等。还有些潮州方言词汇，是和歌册共用的一套习惯用语，如：咁知机、听说起、同头说因依、得知机、相保庇、忙步行起、安身己、只路移、暗猜疑、出头天、送阴司、归返圆、实惨凄、无计施、勿延迟、受凌迟。与此相应的习用句式，如“告某某听说起，听我同头说因依”、“听某某说出只因依，使我心中暗惊疑”、“恼恨某某无道理”、“某某不必挂心机”、“目汁汪汪泪如丝”等，也是剧本和歌册共有的。剧本中这些习惯用语多安排在句尾，末一字都押“i”韵，也使剧本曲文一味地押“i”韵。

总之潮调《高良德》脱胎于潮州歌册，故事内容和文本形态和歌册有高度同质性。这种剧本可叫做“歌册体”剧本，在潮调中最为常见。潮剧、白字戏、陆丰皮影也有大量“歌册体”剧本。“歌册体”剧本发源地为潮州一带，广泛流行于粤东，后也被皮影艺人带入台湾。

二 潮调中的正字戏剧目

学者邓琪瑛指出，皮影潮调剧目《翰林界秤》和《蔡伯皆》均来自正字戏^①。潮调《割股》（《高雁真》）^②也搬自正字戏《葵花记》（《葵花盖》）。此剧目原为明初南戏。根据永兴乐皮影戏团演出本，潮调《割股》主要叙：高雁真（彦贞）离妻别母，上京得中状元，被宰相梁翼（梁冀）强招迫赘。雁真命梁才寄书接母、妻到京，书被梁翼扣留。雁真妻孟日红在家，割股为婆婆治病。婆亡，日红上京寻夫，途中被山寇机关（刘耀）捉上山。日红逃出，入梁冀府中。梁冀暗将日红毒死，埋尸于葵花下。日红死后与婆婆在鬼门关相会，又托梦夫雁真诉冤。后日红被阎王判还阳间，得九天玄女赐宝剑，从军平山寇机关，得胜回朝，奉旨考察百官。期间独留雁真盘问，夫妻得以相会，

① 邓琪瑛：《从文本的比较初探台湾皮影戏与粤东正字戏的关系》，原载“戏剧研究网站：www.xiju.net”。

梁冀也被削职。潮调《割股》剧本情节与正字戏的《葵花记》大体相当。潮调“高彦贞别妻”、“梁冀扣留书信”两处情节正字戏《葵花记》未见，其余则与潮调相同。潮调《割股》出目有：雁真往京、日红问安、福德赐丹、夫妻相议、净回府寓、机关坐营、日红勒路、机关迫亲、放走日红、投店进相府、报知相府、孟日红入府、九天玄女赐丹、阎君判断、鬼门关相会、日红托梦、玄女赐剑、祖狄招军、考察。正字戏《葵花记》出目：高彦贞上京、孟日红割股、历路遇姬光、投府下毒、阎王诉、鬼门关会、托梦还阳、平寇、考察。潮调《割股》开头雁真与日红上场、分别一段，剧本中未标出目。以上《割股》分出目相对较细，如《日红问安》、《福德赐丹》两出情节相当于正字戏的《孟日红割股》一出，而《玄女赐剑》、《祖狄招军》正字戏归入《平寇》。

潮调除雁真与日红上场至雁真上京一段为“歌册体”外，其余大部分曲文和道白与正字戏相同或接近，只是某些段落略有增删或改动。如：

潮调：《日红问安》孟日红唱：[江头金]妆台人去，容颜不似前。乱情梳妆，日夜忧煎，甘旨供调善。夫去天边，音信难传，亲老谁怜悯？只得泪连连，忍气吞声，只愁添亲怨。唔夫，你若有中金榜，不念糟糠须念高堂，休把红妆恋。唔叹，命乖运丕，若得婆婆身安乐，一炉明香答穹苍。

正字戏：《孟日红割股》孟日红唱：妆台人去，容颜不似前。懒惰梳妆，日夜熬煎，甘旨供调膳，向兰房空蹇。夫走天边，音信难传，亲老谁怜悯？叫奴家望断了天边雁，只落得泪惨然，忍气吞声，又恐怕添亲怨。唔夫，你若得中高魁，不念糟糠，须念高堂。敢把红妆念，叹奴家命蹇。若得婆病安然，死而无怨。

以上潮调[江头金]（[江头金桂]）完好地保留了正字戏曲牌的原貌。只是少数文字与正字

戏有差异，如“忧煎”与“熬煎”、“乱情”与“懒惰”、“调善”与“调膳”。而“向兰房空蹇”、“叫奴家望断了天边雁”两句则被删除。

潮调《蔡伯皆》也出自正字戏《琵琶记》。潮调《蔡伯皆》出目为：黄门上奏、赵氏剪发、赵氏卖发、张广才访友、赵氏画容、赵氏勒路、张公扫墓、蔡福挂相、伯皆认相^{[9]12}。正字戏《琵琶记》出目是：蔡伯喈上京、奏黄门（《上表》）、赵五娘画容、琵琶上路、双拐骗、张公扫墓、进香二贤会、蔡伯喈认相、张公责三不孝。以上出目彼此有较大出入。但相同出目下，潮调《蔡伯皆》曲文、道白多与正字戏的相近。如《张公扫墓》的一段：

潮调：《张公扫墓》张广才唱：唔，大哥，尔今回去，对尔老爷一说。尔道老爷，小人蒙奉差遣，去到秦留乡村，遇着一老者，名曰广才。尔共我传言，多多拜上蔡伯皆，问他官从何有，身从何来，枉读书纲常有碍，枉随朝空把儒冠顶带，他哭别人父母哭哀，生身爹娘死了，如何受不了的他一拜？^{[4]300-302}

正字戏：《张公扫墓》张广财白：好，你可回去，对尔老爷说，（唱）小人奉命差遣，去到陈留荒郊外，遇者一老长，名曰张广财……（白）不知也无罪，不怪尔，起来。（唱）大哥，你共我多多拜上朝廷蔡伯皆，他那里扬尘舞蹈拜金阶。他把别人父母好美哉。自己爹娘死，受不得他一拜。问他身从何有，官从何来，枉随朝把儒冠戴。^①

潮调本每句曲文大多与正字戏能一一对应，意思相同，文字接近，只是顺序有所调整。而正字戏中“扬尘舞蹈拜金阶”这样稍为典雅的文句为潮调本所删略，而增加了一句较通俗的“枉读书纲常有碍”。另潮调的《蔡福挂相》、《伯皆认相》二出相当于正字戏的《蔡伯喈认相》，剧本文字彼此极为接近，此已为上揭邓琪瑛论文所阐发。由于正字戏《琵琶记》早已辍演，剧本也多残缺，无法与潮调《蔡伯皆》文

① 正字戏公行己本（单片）旧抄本，先辈艺人王林宝传授，原藏王唐震。

本比较。但正字戏一些散出被潮剧《琵琶记》(《蔡伯喈》)继承下来,剧本、唱腔保存完好,有的至今还能演出,如《上表》、《蔡伯喈认相》。潮剧《上表》在剧本文字上也与潮调《黄门上奏》极少有差异,如:

潮调:《黄门上奏》蔡伯喈唱:但见金乌渐起,玉兔西移。似此月朗星稀,不觉得来到建行宫里,午门晓。御炉香烟,隐隐的鸣稍响。忽忆当年伯喈,记在家之时,别了如今的时候,我共五娘贤妻,双双全到爹娘堂前问安,焉知今日作了待漏随朝呵,做不得温衾问寝高堂前。鸡鸣了,闷容怀抱,此际愁多少,闷容怀抱,此际愁多少。^①

潮剧:《蔡伯喈?上表》蔡伯喈唱:[梦蝴蝶]但见金乌渐起,玉兔西移。似此月淡星稀,不觉地来到了建章宫里,千门晓。伯喈记得在家之时,到了如今这等的时候,我共五娘贤妻,双双同到我爹娘堂前去问安。焉知今日做了待漏的随朝呵,做不得温衾问寝待高堂早。鸡鸣晓,又听见鸡鸣晓,闷萦怀抱,此际愁多少,此际愁多少。^[4]

以上潮调、潮剧除少量字眼有异外,其余道白、曲文绝大部分雷同,末尾都为重句。潮调只多了一句“御炉香烟,隐隐的鸣稍响。”这两支曲文虽用方言演唱,但绝少潮州方言词语,保留了正字(官话)书面语的雅正面貌。

总之,正字戏在粤东流行过程中,一些剧目、剧本被潮剧、白字戏继承并以方言唱念。这些剧本多少都保留了正字戏原本的许多情节、曲文、道白,当然其面貌也逐渐发生了变异。

这类剧本可以叫做“正字体”剧本。潮调《割股》、《蔡伯喈》等保留正字戏原貌的“正字体”剧本,也是早期被皮影艺人携带入台的。

三 结语

台湾皮影潮调剧目、剧本传自粤东地区,它的两个重要来源是潮州歌册和正字戏。潮调剧本与潮州歌册、正字戏在文本上高度一致或相近。潮调“歌册体”剧目形态脱胎于歌册,底本的曲文、道白均为较纯粹的潮州方言;唱腔上除运用曲牌外,还大量运用七字齐言说唱体曲文,突出叙事功能。潮调“正字体”剧本大体仍保留正字戏原本面貌,演出时曲文、道白则由正字(官话)直译为潮州方言(即“易语而歌”),并插入大量方言词汇;唱腔主要为长短句曲牌体,偏重抒情。“歌册体”剧目质朴浅显,具有浓郁的方言通俗文学风格。“正字体”偏于典丽深奥,较完整地保留了南戏、传奇的古雅面貌。传统潮剧、白字戏剧目也多属“歌册体”或“正字体”。潮调在剧目、剧本上的基本特征,和潮剧、白字戏是统一的,它们都属于“潮调系统”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佚名.李九我相爷全歌[M].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?潮州歌册卷[M].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:1-80.
- [2] 石光生.永兴乐皮影戏团发展纪要[M].台北:台湾国立传统艺术中心,2005:157-189.
- [3] 林锋雄.论台湾皮戏《蔡伯喈》[C].//温州市文化局,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
- [4] 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》编辑委员会.中国戏曲音乐集成:广东卷[M].北京:中国 ISBN 中心,1996:710-712.

On the Sources of “Chao-diao” Repertoire in Taiwan Shadow

Zheng Shouzhi

(the Institute of “Chaozhou” Culture in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, Chaozhou 515600, China)

Abstract: “Chaozhou song book” and Zhengzi-opera are the two major sources of “Chao-diao” repertoire in Taiwan shadow. The “Chao-diao” script show a high degree of identical or similar morphology with “Chaozhou song book” and Zhengzi-opera in the text.

Keywords: Taiwan shadow; “Chao-diao”; repertoire; Chaozhou song book; Zhengzi-opera

① 福兴阁皮影戏团演出录相《蔡伯喈》,台湾国立传统艺术中心,1996年。见上揭“国家文化资料库”网站。